

飞翔的鱼

李振南



6属38种,其中大多数分布在南海。而据记载,在东海海域,飞鱼科仅有真燕鲔属的真燕鲔鱼、燕鲔属的尖头文燕鲔和少鳞燕鲔鱼2属3种,至于我们日常在菜市场能见到、可以吃到的“飞鱼”,就只有尖头文燕鲔了。

历史上,飞鱼早就受到我们老祖宗的关注。古代奇书《山海经》曰:“泰器之山。观水出焉,西流注于流沙。是多文鲔鱼,状如鲤鱼,鱼身而鸟翼,苍文而白首,赤喙,常行西海,游于东海,以夜飞。其音如鸾鸡,其味酸甘,食之已狂,见则天下大穰。”这段话说文鲔鱼形似鲤鱼,鱼身鸟翅,红嘴白头有斑纹,常在西海活动,在东海畅游,喜夜里跳出水面飞翔。发出的声音和鸾鸡的叫声相似,肉味酸中带甜,吃后可治癫狂病,它只要一出现,天下就会获得大丰收。虽然最后半句稍有夸张,但还是符合文燕鲔鱼类生物特性的。

现代学者认为,《山海经》《尔雅翼》所说的文鲔鱼,如今学名就是尖头文燕鲔,它是我国38种“飞鱼”中个体最大的。前几年,生物学家们已把古代记述的文鲔鱼和如今民间俗称的“燕儿鱼”结合在一起,在飞鱼科下建立一个燕鲔属,并将称为“飞鱼”的鱼类重新统一命名,故多数飞鱼都以某某燕鲔名字之。

四

尖头文燕鲔原本是海洋里一种小型的鱼类,应该是灵活游弋于水中的精灵,但经过数万年的进化繁衍,却长出了一双会飞的、人人羡慕的“翅膀”。

乡愁

黄传会

材好看”“这盘菜死人好吃”“你为什么对我死人好”……极致夸张,说者淋漓痛快,听者胆战心惊!

乡愁的情是指亲情、友情和乡情:每每回老家探亲,早晨去街头小吃店面,面吃完了,付钱,老板说有人替你付了。我问什么人,老板指着远去的一个人的背影,说我也不认识。晚上去理发,理完发,将付钱,师傅说刚走的那个人替你付了。想追去道声谢谢,人家已经走远了。我站在那里,心里好一阵感动。我的叫不上名字的父老乡亲,他们知道我是位远离家乡的游子,游子回乡了,他们会替你付面钱、付理发钱,故乡人对归乡游子的关爱,就是这么简单而朴素,深切而直接。一碗面几元钱,理发发十几元,然而,就是这“被付款的”一碗面、一次理发,一次次拨动了我心中最柔软的那根神经……

我讲到此处,会场一片愕然,也许是我的讲述引起了大家的共鸣。

我的话题一转:随着时代的变化,乡愁也在演变。它已不是单纯的离别愁绪,更是远方游子的情感寄托。

当今社会,全球化、城市化、科技发展等因素,正把乡愁的内涵变得愈加丰富多彩。

最近,一部浪漫爱情电影《多幸运遇见你》正在全国院线上映。影片讲述了在一所水上学校任教的两位年轻人,通过一本神奇的日记展开跨时空交流的故事。两人尽管面临现实压力和命运捉弄,却始终选择彼此守护,诠释了“多幸运遇见你”的美好与珍贵。

影片的制片人老顶是我的苍南老乡,问他为什么要投资拍摄这么一部影片,他说:“大学毕业后,一直在影视圈打拼。拍

了好几部片子,却没有一部是在家乡拍的。”他暗下决心,一定要为家乡拍部电影。机会来了,他将《多幸运遇见你》故事的发生地、外景地全部放在苍南。影片展现了苍南浓郁的地域色彩和绝美的自然风光,为推动苍南“影视+文旅”新模式做了有益的尝试。

我对老顶说,这回您为家乡文化旅游建设作了贡献。老顶说:“谈不上贡献,我应该感谢家乡,家乡的美丽风光为影片添了彩,同时也为我解了乡愁啊。”

我还认识集美大学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夏教授,退休后他经常回苍南搞田野调查。他说,现在有时间了,既可以为家乡做点事,也可以缓解乡愁。

还有画家强哥,把城里的工作室搬回家乡,说要用最美的色彩,来描绘家乡的过去、今天和明天。

新时代赋予乡愁新的内容和含义,它不再是伤感的代名词,其中最大的亮点是,乡愁成为吸引游子反哺家乡的一种动力。许多人通过回乡创业、文化保护等方式,将乡愁转换为故乡发展贡献力量。

座谈交流结束后,几位朋友在一家便民餐厅为我饯行。这家餐厅是专门吃温州菜的,也有人称它为“妈妈的厨房”,店面装修简朴,却总是宾客盈门。

刚一落座,餐便上席。炒年糕、蒸螃蟹、煎跳鱼、鱼丸汤……每一样都是我的最爱,都让我两眼放光。

朋友有心,是想再加深一下我对家乡味道的印记。他们热情地为我布菜,说到了北京就吃不到正宗的家乡菜了。其实京城现在也有好几家温州风味的酒店,菜品也蛮正宗。

我喝了一碗龙头鱼汤,鲜美无比。想起了母亲在世时,每回做的龙头鱼汤也是这种味道。

此时,忽然传来了几下敲门声,一位快递小哥推门而进,请问谁是黄传会?

我点头答应。他说你的一位朋友给你送来一份食物。

我正在诧异时,有人看见包装盒上的标签说,是县前头的麻心汤圆。

县前头麻心汤圆!我的心不由得一震,难道真是县前头的麻心汤圆?

正在这时,手机“滴”地响了一声,一条短信跳了出来:“黄老师好!刚才我参加了交流会,听了您的一番话语,一位游子的故乡情结,深深地打动了我。您阐述的文学与故乡的关系,也让我联想翩翩……您说至今尚未品尝过县前头的汤圆,让我这位温州城里人深感不安。多方打听到了您中午用餐的餐厅,闪送去一份县前头麻心汤圆,敬请品尝,以弥补您半个世纪的缺憾!一位普通温州市民。”

我一时怔住了。身旁朋友催促道,赶紧吃呀,麻心汤圆必须趁热吃!

我夹起一颗汤圆,端视了片刻,然后轻轻咬了一口,哇,果然是又甜又绵,随即一股曼妙的芳香如三月桃花在嘴里绽放。是的,绝对是三月的桃花,而非五月之月季。

我无以言表,眼眶一阵阵发热发潮。这碗麻心汤圆,化解了我半个世纪的乡愁;但这份麻心汤圆,顷刻间,又平添了我几多乡愁!

飞机起飞了,透过舷窗,我向家乡投去深情的一瞥,只见薄雾浮拜,大地葱茏……

履处留痕

入山探兰

杨 荻

谷雨时节,我应邀去道芝村赏兰。

道芝村深藏于武义县南部从山缝隙,县道许曳线擦过村子,白昼也静寂无声,只听见鸟雀喧鸣,以及山风吹拂树林如波涛翻涌的山籁。

兰花就种在村前的矮山上,是座一两百米长,才几十米高的孤山,村民叫它前山,现在已改称兰花山。山上林木葱郁森秀,多木荷、苦槠、甜槠、青冈、冬青和板栗。拾级而上,石阶两侧不时可见叶片细长、叶色墨绿的春兰,但没见开着丽花。

同行的武义作家、县兰花协会会长赵国虎老师告诉我,这是春兰,早春开放,现已凋谢。我问,山上还有什么兰,他说最多的是蕙兰,即九头兰,学名多花兰,还有少量的寒兰。

正说着,我发现了一丛蕙兰,长在枯叶间,兰叶披拂,与黄绿色的花枝相互错杂。随后,一丛丛的簪花的蕙兰纷纷映入眼帘,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。

我蹲下来研究草中尤物。相较春兰,蕙兰的带状叶片宽且长,深绿色,坚韧,直立性强。花为总状花序,花萼从叶腋抽出,通常一茎多花,一般一箭9朵,甚至也有18朵的。这么多的花簇拥着,争奇斗艳,就觉得比春兰要喧闹,而春兰是娴静的,所以有人将春兰喻为遗世独立的仙子,而将蕙兰比作热烈奔放的舞者。

北宋诗人黄庭坚则说:“盖兰似君子,蕙似士大夫。”事实上,蕙兰的得名缘于黄庭坚,他区分:“至其发花,一干一花而香有余者兰,一千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。”

它的花期是暮春至初夏,约一个月,眼下正是观赏的良机。我凑近去闻嗅,馨香盈鼻,沁入肺腑,听说兰香在正午前后两小时最为浓郁。

昨夜下过一场雨,林间空气潮湿。赵老师抓起一把泥土说,这个土质好,没有黏性,适于兰花生长。兰花偏好凉爽、湿润环境,土壤必须透气性好、腐殖质丰富,且需散射光充足,所以野生兰花多生长在山坡、溪边、石缝以及阔叶林中。

乱花渐欲迷人眼。走走停停,须臾行到山顶,上面卧着一方浑圆的巨石,形似官帽或龟壳。随后迂曲下山,在一株老松下,我看到最健硕的一丛,花莖竟有一尺高,花朵缤纷。我问赵老师,这小山上有几多兰花。他答,两千多丛。据说,早年此山产兰,后因滥采乱挖致使芳踪难觅。

我们离开暗香浮动山林,来到山脚下邱小明的家。这个面容黧黑的精干汉子,正在忙着为我们张罗午饭。我留意到他的客厅摆放着好几盆旺盛的兰花,一缕芳馨在空气中流动。听说他酷爱三样东西:兰花、玉石以及酒。谈及兰花,他如数家珍,且一往情深。他打算以后让更多的兰花回归山林,同时在山上建一座兰花石亭,让人们听风、嗅兰、品茗。

我观望着门前的山林,浮想着林子里的精灵们,心中涌出清代著名画家郑板桥的题画诗:“兰花本是山中草,还向山中种此花。尘世纷纷植益盛,不如留与伴烟霞。”

他写得甚是。

史海钩沉

鸳鸯该是谁

王国海

公元672年,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离开蜀地后,寓居洛阳。其间写了他的代表作之一《长安古意》。这首34行的七言古诗中,广为传诵的,是其中的两行:“得成比目何辞死,愿作鸳鸯不羡仙。比目鸳鸯真可羡,双去双来君不见?”

梁羽生在三部武侠小说里面化用了这一句,改作“只羡鸳鸯不羡仙”。一是《广陵剑》第二十四回借段剑平之口;二是《江湖三女侠》借沈在宽和吕四娘的对话中说出;三是《龙凤宝钗缘》结尾那首《浣溪沙》词“只羡鸳鸯不羡仙,烽烟未许损华年。玉钗重合镜重圆。愿向江湖同展翼,且从游侠拓新天。相期毋负此奇缘”。

后来,电影《倩女幽魂》插曲《十里平湖》的歌词也有“十里平湖霜满天,寸寸青丝愁华年。对月形单望相护,只羡鸳鸯不羡仙”。让这一句流传更广了。

在汉文化的历史长河中,很多人认为,鸳鸯是忠贞的爱情典范。但究竟什么是鸳鸯呢?

赤麻鸭是古人最早认定的“鸳鸯”。清代之前,赤麻鸭的官方名称即为“鸳鸯”。

李商隐《共笑鸳鸯绮,鸳鸯两白头》的诗句及唐代壁画中的白头鸟类,均是赤麻鸭特征。词人黄庭坚在《满庭芳·明眼空青》中写道:“鸳鸯,头白早,多情易感,红蓼池塘。”南宋《尔雅翼》中对鸳鸯的描述是:“……其大如鹭,其质黄绿色,头戴白长毛……尾与翅皆黑。”这些特征,包括白头、杏黄色、尾巴和翅膀有黑色,是赤麻鸭的典型特征。

赤麻鸭是真正的“一夫一妻制”,求偶成功就会终生结对生活。雌性赤麻鸭孵卵时,雄性赤麻鸭在附近守卫。雏鸟破壳后,共同进行育雏。赤麻鸭一直形影不离,白色的头又有着“白头偕老”的寓意,成为爱情的象征,实至名归。

但是,鸕鶿,也曾被称为鸳鸯。

古人有时看到鸕鶿成双结对,认为它们跟鸳鸯是类似的鸟。繁殖期的雄鸕鶿身上有许多紫色羽毛,鸕鶿也被称为“紫鸳鸯”。宋朝以后,鸕鶿的人气迅速提升,“紫鸳鸯”中的“紫”字渐渐被人省去,鸕鶿被直接称为了鸳鸯。

宋朝建筑技术书籍《营造法式》中描绘的图样,甚至给鸕鶿和鸳鸯交换了名字,彻底搞混淆了。许多女人闺房中的“鸳鸯”饰品,其实都是鸕鶿。

明清时期,原先的鸳鸯(赤麻鸭)渐渐被人忘却,鸕鶿则全面占优,拥有了鸳鸯这个名字。清朝宫廷画师绘制的《百花鸟图》中,鸳鸯的形象已经变成了鸕鶿。

如今人们(也含古时一些人)常指的鸳鸯,则是鸭科鸳鸯中的另一种。这种鸳鸯,雌雄外形差异很大,雌鸟无羽冠和帆羽,头和背灰褐色。雄鸟在繁殖期羽色鲜艳多彩,头顶具有翠绿、暗紫和暗绿色相杂而闪耀金属光泽的长形冠羽,是公认颜值超高的“大帅哥”。

它们经常成对出现在水域或田野觅食,相互嬉戏打闹,看上去,是那么情投意合。事实上,雄鸳鸯会在繁殖期间向多只雌鸳鸯求偶,相对应也会出现多只雄性向同一只雌性求偶。求偶成功后,雌雄鸳鸯确实经常在一起,雄鸳鸯还会负责寻找和改建巢穴。但是雌鸳鸯产卵后,孵化和育雏的重任都由雌性进行,雄鸳鸯此时往往去寻找下一只雌鸳鸯。

雄鸳鸯几乎每年换一个伴侣,鸳鸯之间绝对不是“一夫一妻制”。按照如今所指的“鸳鸯”的实际行为,去对照“只羡鸳鸯不羡仙”,那么就南辕北辙了。真相总是在不断的认识积累和验证中呈现的。

一

会飞,是一件蕴含诗意的事,也是人们十分向往的事。

俗话说:“海阔凭鱼跃,天高任鸟飞。”当我们看到海面上疾驰滑翔的鱼儿,天空中自由翱翔的鸟儿时,恨不得借一双翅膀,来实现飞翔的梦想。

但遗憾的是,由于人类基本构架的限制,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进化出一双能飞的翅膀。可是,平时在我们眼里只会游泳的一些鱼儿,却实现了人类未能达到的愿景,这些就是被我们称为“飞鱼”的鱼。

二

在辽阔蔚蓝的大海里,一艘渔轮正开足马力“突突突”地急速行进,忽然,海水中飞出了成群的鱼儿,像一群鸟掠过海面,在空中划过一道道优美的弧线。

这群“鸟儿”腾空之后,会降落到原先鱼群前方的水域,紧贴着水面疾驰一番后,再次冲天而起继续在空中飞行。成百上千条这样的鱼儿,忽高忽低,你追我赶,时隐时现,在溅起的浪花里,让人分不清是鱼儿在飞,还是鸟儿在飞。这是我们常在电视机前看到的壮观场面,随着解说员的声音响起,我们知道这种会飞的鱼名叫“飞鱼”,它们是在受惊或在海洋天敌追赶下,做出的本能反应。

能够在海面上空疾驰的飞鱼,是海洋生物中的一个独特的存在。飞鱼长相奇特,两片长长的胸鳍特别发达,一直延伸到尾部,像鸟类翅膀一样。飞鱼静止不动时,胸鳍紧贴鱼身,与整个身体构成犹如织布用的梭子,也像一艘微型的潜水艇。平时,飞鱼凭借自己流线型的优美体型,在海水中以每秒十多米的速度高速游动。感受到危险后,它能够瞬间跃出水面十几米,继而作远距离的飞翔。蔚蓝色的海面上,飞鱼破浪、飞翔前进的情景十分壮观,是大海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当然,飞鱼的“飞行”只是一种滑翔而已,而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,依靠扇动胸鳍来飞行。科学家们曾用摄影机揭示了飞鱼“飞行”的秘密:飞鱼在出水之前,先在海面下调整角度快速游动,快接近海面时,将胸鳍和腹鳍紧贴在身体的两侧,然后用强有力的尾鳍左右急剧摆动,划出一条锯齿形的曲折水痕,借着水势使其产生一股强大的冲力,促使鱼体像箭一样突然破水而出。出水面后,飞鱼立即张开又长又宽的胸鳍迎着海风滑翔飞行。据专家长期观测,飞鱼的起飞速度可达每秒18米,在空中停留的最长时间是45秒,一次性飞行的最远距离有400多米,它们还可实现12次连续跳跃、滑行。

三

在分类学里,飞鱼是硬骨鱼纲、颌针鱼目、飞鱼科鱼类的统称,飞鱼科的鱼类全世界有8属50种,分布在我国海域的有

心香一瓣

前不久,我回了趟温州,在温州图书馆,和读者进行了一场题为《文学与故乡》的交流。我谈的第一个话题是:我是一个温州乡下人。

在北京的温州朋友圈中,我常常被他们戏称为“乡下人”。我出生于苍南县矾山镇,小镇离温州市区一百多公里。老家讲的是闽南话,听不懂温州话(瓯语)。说我是“乡下人”,倒也没有冤枉我。

小时候,在我想象中,温州城是个大得不得了“大地界”。“大地界”肯定是高楼林立、车水马龙,街市繁华。听大人说,市里最好吃的一家汤圆店的麻心汤圆,在县前头老街,一咬满嘴生香。我的整个学生时代一直没机会去温州城里,自然也没品尝过最好吃的麻心汤圆。

后来,我应征入伍,提了干,上了大学,又调到京城工作。几十年间,回苍南探亲,多次经过温州市区。匆匆来去,也算领略了市区“大地界”的风貌,只是一直没吃到县前头那最好吃的麻心汤圆。

我自问:或许,我这“乡下人”与麻心汤圆没有缘分。

我们交流的第二个话题是:何谓乡愁?我以为乡愁可分为物与情两种。

物是指故乡的山山水水,一草一木——我的出生地村口那棵百年老枫树,孩童时去外婆家的那条小路,中学时经常去游泳的那条小河……都成了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乡愁之物还包括故乡的美食与方言。螃蟹炒年糕,海鲜炒粉干,海蜈蚣烧咸菜,油煎跳跳鱼……小时候吃过的美食,每每想起来便令人垂涎三尺。当然,还有方言,老家乡亲讲的是闽南话,闽南话喜欢用“皇天”“棺材”甚至“死人”作形容词。“这件衣服棺